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摸摸頭道：「你不是要我殺死他們嗎？」

金蒲孤神色一正道：「是的一剛才我是一時糊塗，差點中了劉素客的狡計，若非劉小姐一言提醒，我就上了他的大當……」

南海漁人怔然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

金蒲孤手指著劉素客道：「家師等雖然受到劉素客的迷惑，不過是片面受害，而老耿才是受毒最深的一個，他的功力一點都沒有減退——」

耿不取大聲怪叫道：「你胡說！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老耿！你裝得太像了，所以才露出了馬脚，你打了我一個嘴巴，就算你功力全失，至少也有一個普通人應有的骯勁，可是你那一手看來很重落在我臉上卻一點感覺都沒有，可見你對力量的控制很有把握，一個失去功力的人，會做到這個程度嗎？」

耿不取怪叫一聲，飛身向門中走去，天山逸望與白獲空愕則呆了一呆，也向門後走去了！

金蒲孤向南海漁人輕歎一聲道：「前輩，謝謝你的幫助，雖然我沒有中劉素客的圈套，但是他這一手太狠了，我不得不承認失敗，今天還是走吧，以後再找他……」

南海漁人莫名其妙地道：「老弟！你把

我弄糊塗了，你到底在說些什麼？」

金蒲孤歎道：「劉素客把家師等控制在掌心，我就無法對付他，除非我能先把他們從迷途中警覺出來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這個不談，剛才你說什麼圈套，我到現在還是沒弄明白，這是什麼圈套呢？」

金蒲孤輕輕一歎道：「劉素客利用家師來阻止我傷害他，卻又利用老耿來鼓勵我殺師……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他說話很有道理呀！」

金蒲孤苦笑：「正因為他說的太有道理，我才會上了當，我從小是個孤兒，家師不但對我有授技之恩，更有撫育之德，假如我殺死了他老人家，義必不能偷生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可是你殺死了劉素客之後，再以身殉於令師之前，豈非是恩義兼顧了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這是我的想法，劉素客不會讓我這麼做的。」

南海漁人不信道：「那時還有誰能阻止你？」

金蒲孤莊容道：「有的！老耿！」

南海漁人一愕道：「他用什麼方法來阻止你？」

愛蒲孤冷笑道：「他先用一篇大道理陷我於不義，最後又以大義相逼，逼我自刎於家師之前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那劉素客呢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家師一死，老耿的功力也自然而然地恢復了，他以師門長輩的身份逼我以死謝罪，更以剪除劉素客代我們報仇的事引為己任，我還有理由拒絕嗎？把我逼死以後老耿根本不在劉素客的控制中，再沒有人能阻止他橫行天下了」

南海漁人怔了半天才道：「耿老頭真能逼得你自盡嗎？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真等大錯鑄成，我即使明知是陰謀，也會毫無考慮地就死，這是我為人立身處世最基本的態度，否則劉素客就不必這麼怕我了，我不比他強，唯一他所能及的就是我們胸中的這點正氣……」

南海漁人木然片刻，忽而恭敬地朝他作了一揖道：「老弟！以前我替你效力，祇是為了解還你的人情債，今後我追隨你，則是欽佩這個人！」

金蒲孤連忙還了他一揖道：「前輩這樣說，我就太不敢當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！算了！說起來也慚愧，我癡長了一把年紀，白學了一身功夫，半生虛渡，祇知道滿足一己之所欲，雖然沒做過什麼惡事，卻沒有行過一件善舉，今後有生之年，倒要跟你學學，做幾件有益於人的事，也算對得起自己一點……」

(七十九)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默默想了一會兒，又歎了一口氣。

「聽完你剛才說的話，我開始有些理解為什麼當初在松籟莊飯店的大廳，遊佐先生和駒井先生用乒乓球拍互毆，球拍把手部分折斷，上面沾滿鮮血時，你會顯得那麼震驚了。你是從斷柄。染血的乒乓球拍，聯想到你母親房間裡的月琴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對不起，如果我早一點把這件事說出來就好了。唉！都是因為那天早上我看到鏡面上的留言，自己也動搖了，因此那把折斷的乒乓球拍才會帶給我不良的聯想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我明白了。兇手當時一定是看到你這種反常的表情，而且他知道折斷琴桿的月琴這件事，所以才會在殺遊佐先生之後，故意放一個斷柄、沾血的乒乓球拍在遊佐先生身旁。」

「啊！這麼說，放置在那兒的乒乓球拍……」

「是的。除此以外，我不知道那支球拍還能做何種解釋。先前我也猜不透兇手為什麼會在遊佐先生身邊放置這個多餘的東西，聽了你的說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兇手這麼做是希望利用那支乒乓球拍引發你的聯想，把你趕回月琴島上。換句話說，兇手的目的是要把你關在月琴島上。」

「可是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「其實，兇手可以直接告訴我理由，讓我瞭解他的用意啊！祇要有正當的理由，我隨時都可以回到島上去。」

「我也不明白兇手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說出原因。這個我們以後再討論吧！對了，智子小姐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也贊成再回月琴島重新調查一次擁房間裡的東西。不過，你是否也懷疑那個房間裡有秘密通道呢？」

「是啊！如果那裡有秘密通道的話，那麼我母親就未必是殺死我親生父親的兇手，而我也會覺得安心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不是曾經聽說在府上某處，或者月琴島的某處有秘密通道的事？」

「這個我倒是從來沒聽說過。昨天晚上我從青梅回來之後和老師談過，老師也說她沒發現過什麼秘密通道。」

金田一耕助靜靜地想了一會兒，道：「哦，謝謝你，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吧！對不起，能不能麻煩你請神尾老師過來一下呢？」

「事實上，關於十九年前那樁慘劇，外祖母一點也不知道。潤為她年紀大、身體不好，我不想讓她受太大的刺激，所以便瞞著她，請九十九龍馬幫忙處理所有的事。」

神尾秀子先替阿真開脫罪名之後，接著慢慢說出當時的情景。

「之前我曾告訴過你，那天智子的父親一大早就拿著照相機出去了。」 (一二五)

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他那番話中，所謂「被進攻的一方」，就是人體。人體對於侵襲，有完善的「防禦系統」，那是他故意這樣說的，實際上，那就是人人皆知的人體防疫系統。

而他口中的所謂「進襲者」，自然也就是無時無刻不向人體進攻的種種細菌和病毒，種類之多，進攻形式之繁複，簡直難以形容。

我由於最近的一次經歷，恰好和病毒有關聯，所以也就對那類題材，特別敏感。

我暗中吸了一口氣，同時，留意到，已瞭解費力想說明什麼的，也不止我一個人。在靜了極短暫的時間之後，有人道：「費醫生，你是想說，有一種病毒，完全瞭解人體免疫系統的秘密，所以，可以肆無忌憚地向人體進攻？」

費力用力點頭：「自然，人人都知道，這種病毒進攻，得到成功之後，人會生什麼病。」

各人都苦笑——自然人都知道，「後天免疫力喪失症」，簡稱「愛滋」，那是全人類都在討論著的事。人類自稱萬物之靈，可是對這種小得要大幾萬倍才能看見的，甚至在人類現階段的科學概念中，還不能被稱為生命的病毒，卻全然束手無策，祇好滿懷恐懼地看著它們蔓延虐虐。

在沉默了片刻之後，有人低聲問：「這幾年，你在實驗室中，你在研究這種病毒？」

很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，費力大搖其頭：「不，可是我一直留意醫學界的訊息，來自美國的研究結果——他們把這種病毒定名為HIV3，也弄清楚了它們如何進入人體，它們的蛋白質外殼竟然可以不斷地變換性質，使得人體的抗體受到迷惑，不發出警報，所以，它們可以避過免疫系統的防禦，避過淋巴球，在人體所有防禦系統毫無察覺的情形之下，已經進入，匿藏在中樞神經系統內，喜歡什麼時候發作，就什麼時候發作。」

在費力才一開始提及「進攻陰謀」之際，大家還不是怎麼在意，可是這時，話題一轉到那麼可怕的病毒，人人都感到頭頂有一股重壓。

有關這種病毒的常識，人人皆知，包括它的潛伏期可以長達十年，也包括它在潛伏期間是如何難以查察得出，自然也包括它的傳染性，防治它的藥物和疫苗，似乎永遠也無法發現。

又是一個時期的沉默，有人叫起來：「換個有趣一點話題好不好？」

我趁機問：「費力，從實驗室中，培植出一種病毒來，利用這種病毒殺人，是不是可能？」

他連半秒鐘也沒有考慮，回答是絕對的肯定：「太容易了。」

我忙補充：「情形有點特別——這種病毒，有識別進攻目標的能力，譬如說，進攻的目標，是……意志力薄弱，或者是在劇烈競爭的社會中的失敗者……之類。」 (三)



祇可惜，凌親兒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想法是大錯特錯！

霍非凡帶著凌親兒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非凡莊。下馬後，霍非凡抓緊凌親兒的皓腕大步走回後園。他的步伐又快又急，凌親兒哪跟得上，跌跌撞撞的被拖著走。

「夫……夫君，你……你走慢些，親兒……親兒跟……跟不上，夫君……」凌親兒喘著氣半跑半走地出聲哀求。

但是霍非凡對她的要求卻充耳不聞，腳步不停地回到後園，帶著凌親兒回到如玉樓後，才放開她。

「夫君，你……」凌親兒話還沒說完，霍非凡便暴怒地喝斷她的話。

「不准這麼叫我，你不配！」凌親兒表情呆了呆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忍不住再說：「夫君，我……」

「住口，我不是說不准你這麼叫我了嗎？不准！」霍非凡的神情凶惡得像要吃人般，大聲對凌親兒怒喊。

「為……為什麼？」凌親兒傻傻地問，她真的不懂。

霍非凡銳利的目光像刀子，不留情地射在凌親兒身上。他譏諷地揚起唇：「為什麼？你竟然問我為什麼？在你做出這樣無恥的事後，你以為自己還配做我的妾室嗎？」

「親兒……解釋過你了，你不是也原諒親兒了在嗎？在表哥面前，親兒已經說得很清楚了，你全都聽見了啊，為什麼現在你卻這樣說？」凌親兒茫然不懂地看著霍非凡，她是毫不保留的說出真心了啊。

霍非凡發出了譏刺不屑的冷笑聲。「余仲豪是傻子，但我不是。凌親兒，你騙得了他卻騙不了我，若不是我出現，我想今天你們應該是互訴衷情、海誓山盟的，祇因為有我這個不速之客，所以

在要抉擇之下，你才靠向我，一腳踏開余仲豪！你會選擇我的原因很多，不外乎是我有錢有勢，能讓你過舒適的生活，輕易就能將余仲豪給比下去，所以聰明人都會選擇我！至於你說愛我，那祇是用來甩開余仲豪的理由，你以為我真會相信嗎？」

凌親兒搖搖頭，幾乎站不穩腳。

「不會的，你怎能這樣誤解我呢？你應該是最相信我的人啊！我愛你，真的愛你，我這輩子沒向任何男人說過這句話，你是第一個，也是唯一的一個，我可以很肯定大聲對你說：我愛你，我愛你！雖然我曾那麼不願意嫁給你，也曾想離開你再回到表哥身邊，甚至曾恨過你拆散我和表哥，但是經過這些時間的相處，你的身影一點一滴滲透到我心裡，讓我對你有了感情，直到我完全愛上你！親兒真的愛夫君，就如同親兒對表哥說的，一生一世，這一輩子，親兒永遠都愛夫君！」

含著淚，她發自內心的傾訴，將感情完全攤開在霍非凡面前。霍非凡臉色仍然很冷淡。

「若在今天之前你說愛我，我會欣喜若狂，會珍惜你一輩子。可惜是在我看清你的真面目後才說愛我，我不會再相信你的話了。凌親兒，你是個騙子，對感情不貞，根本沒資格說愛！」

(六十九)

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柯翰喝聲：「賤人住口！你主僕三人一條心腸做的事，怎能寬宥這兩個小賤人！你也不必延誤時刻，天色已不早了，快快辦你事罷。」

寶珠道：「女兒自然要上這條路的。但女兒一死，祇放心不下我的母親。女兒死後，祇求爹爹不要聽信別人的讒言，糟踐我母親。女兒死在九泉，感恩不盡。」柯翰聽說，很不耐煩道：「我都知道。你速赴波心去罷。」

寶珠見他父親並無一點憐惜之意，他也不拜別柯翰，把心一橫，圓睜杏眼，倒豎柳眉，叫聲：「如媚，如鉤，快隨我來。」可憐兩個丫環，戰兢兢被寶珠左手拉一個，右手拉一個，一氣拉至江灘上。雖是天黑下來，星月照著看得清楚，哭叫：「寶珠啊！你生有絕世之容，死無葬身之地。紅顏薄命一至於斯！奴與宣郎親雖姨表，從無一言之涉私，祇不過以才博才，兩相愛慕，遂蒙千古垢污之恨。宣郎呀！可知妹妹今晚為你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在此江心畢命呢？」又叫聲：「母親呀！女兒不能面別母親，祇好夢中相會吧。」寶珠在江灘暗自悲想，又聽見柯翰遠處喊叫：「還不快快上路！我就來親自動手了。」

寶珠也不睬他這些話，兩手用力將兩個丫環一拖，拖至灘邊，兩手一鬆，一邊一個推將下去，然後哈哈大笑，自己將身一躍，躍入波流。

正是：白玉波翻埋粉骨，水晶簾卷葬香魂。

柯翰聽見「拍通」幾聲，已知女兒主僕三人自盡江心了，仍放心不下，又走至江灘四處一望，並無一人，方歎息不已道：「非為父下此毒招，祇為聲名要緊。你在陰曹休怨為父的。」說罷，轉身大踏步獨自回。免不得次日夫人知道女兒被柯翰逼死江心，哭鬧幾場，又鬧不過柯翰。思女傷心，氣成一病，不得起床。

祇有秀林見寶珠已死，夫人又病了，不出房門，無人礙眼，心下大喜。祇等柯翰不在家中，便到花園去會蔣公子，任意狂為。家中人等也有些風聲知道，祇不敢向柯翰說出，怕的又起風波，且自慢表。

祇言如媚、如鉤下了江心，二人攬抱一處，隨波流去。寶珠到了江心，似有人托住身子，一直送至對岸。岸邊已有兩隻小船幫住一號大船，祇聽大船上有人喝叫眾水手：「速赴江心救人！」

祇聽兩隻小船上一應答應，跳出多少水鬼，同赴江心救人，早將寶珠救起，送與大船上。隨後又把如媚、如鉤一併救到大船。(二十八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**張天師64代再傳人**  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經驗  
三元風水圖解  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  
**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**  
**經濟 婚姻 健康** 危機  
**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**  
**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**  
**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**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  
**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**  
**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**  
**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**  
**請上網：slcj.us**  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